



非時叢書

第三類 第六種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張仕章著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三 類 第 六 種

基 督 教 與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張 仕 章 著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刊 行

民 國 廿 八 年

編輯旨趣

大時代的洪爐，把我們整個民族的生活與思想，放在猛烈的火燄裏，給它一個空前的鍛鍊與鑄鑄。這一個烈火的洗禮，現在還在進行着，我們還不能預料到它將來所賜予我們的是什麼；但我們已經感覺到我們有無數的事要做，有無限的話要說，有無窮的遠象要憧憬、要實現。看呀，全國覺醒的人們不都在那裏流着血、流着汗，在迎接這偉大時代的到來麼？非常時叢書的計劃，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和環境中產生出來的。

非常時叢書共分三類，每類十種，共三十種。第一類的總題是「非常時的認識」；第二類的總題是「非常時的基督教運動」；第三類的總題是「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向」。現在將這三類叢書的內容，簡略地加以說明。

在第一類叢書裏，我們希望讀者能從各方面去認識大時代——從歷史的詔示，從中國人民的自覺，從國際的現勢，從宗教的信仰，從實際的經驗。我們希望竭力避免主觀的空論，抽象的意識，處處以事

實爲根據，以經驗爲指導，去取得一個對大時代正確的認識，使我們在正確認識之下，能完成大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任務。

第二類叢書是討論基督教對大時代應取的态度和對大時代應有的貢獻，例如基督教對於救國運動，和平運動，戰時服務，聯合陣線，集權國家等等問題，以至基督徒本身的修養與訓練，都加以探討與敘述；一方面使我們覺得基督教在大時代應當是一種活潑有生命的力量，同時也因爲使命的艱鉅，使我們感覺有把我們的宗教信仰與生活在各方面深刻化的必要。

第三類叢書是用批評的態度，來介紹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勢的。這些新趨勢大半表現於基督教對許多現行思想的态度，其中比較重要的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合作運動，新心理學，新物理學等，均在討論範圍之內。我們覺得基督教許多的新思潮，與我們的大時代有密切的關係，應當爲我們所注意。我們更希望：這一點小小的介紹工作，可以作爲未來更大的探討的起點。

這一套叢書，雖然有許多地方是以基督教作出發點，但在取材和態度方面，却都適合於一般讀者的閱覽與參考。假如這些叢書能對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發生一種激勵鼓舞的作用，使他們更能爲真理，爲國家，爲民族而獻身，這便是我們對大時代一點小小的貢獻。

編者

序

這本小冊子乃是要從理論上與歷史上研討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的正常關係，以消除二者中間無謂的衝突，而促進雙方結成聯合的陣線。但其中所提供的主張都是根據著者十七年來一貫的思想，並非高唱動亂時代中投機的論調。至於這樣的見解，也祇是出於一個耶穌主義者所抱的信仰，決不是代表任何基督教宗派，教會，或機關所取的態度。這是應當向讀者預先聲明的。

講到著者所提倡的『耶穌主義』也就是一種『基督教社會主義』。它在中國已有十多年的歷史，然僅在文字上鼓吹徹底的社會革命，或在口頭上宣傳宗教的社會主義，却並無組織政黨的企圖，也從未參加政治的活動。一九二八年的夏天，有些耶穌主義的信者曾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新文社』，發行了一種野聲月刊，出版了幾種小叢書。到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以後，它的有組

織的活動就無形停頓了！

近年來著者深深地覺得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更有攜手合作的必要。他確信以前各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運動或基督教共產主義的實驗大半是因為未能與社會上勞苦羣衆打成一片，也不肯與政治上社會黨人共同奮鬥，以致不能抵抗外來的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壓力，而終歸失敗了！

在這非常時期中，『聯合陣線』的機會已經很成熟了！中國的基督徒難道還不肯響應社會主義者的呼籲，而決意加入反侵略的聯合陣線麼？如果本書也能喚起中國守舊的基督徒——尤其是這班抱個人主義的與那些講出世主義的信徒——一致擁護反法西斯的鬥爭，那麼這部著作對於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聯合運動更是不無小補了！

一九三九年勞働節，張仕章于上海。

目次

序

第一章 緒論——綜合的研究……………一——七

第一節 定義與範圍問題……………(1)

第二節 衝突與調和問題……………(4)

第二章 理論上的檢討……………八——二四

第一節 基督教的社會學說……………(8)

第二節 社會主義者的宗教理論……………(13)

第三節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分野……………(19)

第三章 歷史上的觀察……………二五——五五

第一節 社會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25)

第二節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活動……………(34)

第三節 基督教共產主義的實驗……………(48)

第四章 結論——必然的趨勢……………五六——六一

第一節 同化作用……………(56)

第二節 聯合陣線……………(59)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第一章 緒論——綜合的研究

第一節 定義與範圍問題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這兩個名詞既常被濫用誤解，就難得確切定義；又因為派別太多，就容易越出範圍。我曾讀到過二十多個關於基督教的定義，也曾找着了二百餘種關於社會主義的定義；但它們不是太寬泛，便是太偏狹，幾乎沒有一個是令人滿意的。所以愛爾烏德博士(Dr. C. A. Eliwood)說：

『據近來一位社會主義作家宣稱，社會主義與基督教這兩個名詞同樣地還沒有一定的定義』(參看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 Sociology and Modern Social



Problems 原本三三九頁)。大衛司杜威教授也說：「我看不出社會主義會比基督教，文化，野蠻等等名詞有更確切的定義」(參看洛賓茲社會主義論 C. Robbins: Socialism 一一五頁)。沈嗣莊同志曾經在他所著的社會主義新史裏說：「要找一句把一切社會主義都包含在裏面的社會主義的定義，在現成的社會主義的界說中，至少著者還沒有發現過」(見本書局出版的社會主義新史一至二頁)。其實，我們對於基督教或社會主義何必去強求一種包含一切而確定不變的定義呢？我們祇要對於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這兩個名詞都得到一種簡明的概念就夠了！因此，我不妨先把我向來對於兩者所抱的信念提供在下面，作為本問題以後討論的根據：

「基督教」就是一種以耶穌的思想，言論，行動，態度，精神，人格為信仰對象的宗教，它的目的乃是要消滅帝國主義而實現天國主義。

「社會主義」就是一種以人類的平等，自由，公道，友愛，互助，合作爲社會理想的主義，它的目的乃是要改造私有社會而完成共同社會。

講到「基督教」這個名詞，原來是包括新舊二教的。舊教又有羅馬天主教與希臘東正教之分。現今中國所稱的「公教」就是天主教的別名。新教就是耶穌教。它的宗派也可分爲聖公會，長老會，監理會，浸禮會，公理會，美以美會等等。目下中國所說的基督教通常是指耶穌教而言的。

至於「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嚴格地說來，是和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有區別的。但現在一般人却把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都包涵在社會主義的名義裏面。論到社會主義的本身也有所謂烏托邦社會主義（理想的社會主義），馬克斯社會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行會社會主義）等等派別。

總之，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派別雖多，但若把我在上面所提出的兩個簡括的定義衡量一下，就可看出它們的真偽與本末，而我們所要研究的範圍也可由此決定了。所以凡與上面的定義不相合而相反的基督教派（例如使徒信心會，靈恩派等等）和社會主義（例如納粹式的國族社會主義或法西斯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都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內；同時，那些參加社會政治運動的天主教與主張廢除強權政府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却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外了！

第二節 衝突與調和問題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間的衝突差不多已經成爲近百年來社會運動史上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因爲二者各有複雜的派別，就難免發生偏狹的成見與猜疑的態度；又因爲雙方採取不同的手段，就容易引起極大的誤會與劇烈的衝突。其

實，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在基本的原則上和最後的目的上若是一致相同，又何必互爲水火呢？所以歷來在雙方的信徒中也出了不少的調和使者，要竭力提倡二者的合作精神與聯合運動。其中最努力的人要算這班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了。

我們知道一八五零年，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派的領袖盧德洛 (J. M. Ludlow) 曾經在他主編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週報 (The Christian Socialist) 創刊號裏說：『社會主義——現代社會中最新產生的活動勢力——與基督教——最初產生的活動勢力——在性質上不是互相敵對的，却是屬於同類的；甚或前者不過是後者的發展，結果，與表顯而已。』

社會主義史的著者克卡樸 (Thomas Kirkup) 稱述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家說：『他們以爲如果大家將社會主義懂清楚了，便知道它就是一種耶穌教，不過是應用於社會的改良方面罷了』 (見李季譯社會主義史八一頁)。

德國的社會主義作家卡爾第爾(Karl Diehl)也曾說，托特(Herr Todd)所著的急進的德國社會主義與基督教社會是要「證明基督教的根本思想與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一致的」(見余祥森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一八三頁)。

美國本涅特(John Bennett)在他的這篇基督教與社會主義能夠講和麼論文中說：「基督教與社會主義變為疏離乃是歷史上一種悲慘的意外事件。在本質上它們都要追求同樣的社會目標——就是一個合作的與公道的社會。……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如果都想變成健全，那麼它們必須相互為用纔好」(見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一日出版的基督教世紀週報 The Christian Century)。

我想不必再多引證他人的話了。讀者如果把我對於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所提供的兩個定義比較一下，也許就可明白雙方非但沒有衝突，而且還該協力合作哩！

在十七年以前，本書的著者也曾出來做過二者中間的調和使者，發表了一篇論文，名為『中國的基督教與社會主義』（見青年進步第五十六冊），其目的乃是要『使中國的基督徒和社會主義家都明白他們的衝突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因為這種衝突無非出於成見，誤會，猜疑，或妒忌罷了！』現今著者的信念與本書的目的依舊如此，毫未改變。

第二章 理論上的檢討

第一節 基督教的社會學說

基督教原來是一種社會的宗教。它要繼承舊約時代先知的社會思想，更要發揚耶穌基督及其門徒的社會教訓。所以新舊約聖經便是基督教社會學說的根據，也是社會主義家不可抹煞的真理。在這裏，我們祇要把先知，耶穌，以及使徒的言論作一個簡略的檢閱，就可以大概明瞭基督教社會學說的價值了。

(一) 先知的社會思想 舊約時代希伯來的先知，或因目擊內政腐敗，社會黑暗與貧富不均的罪惡，而發出社會正義的呼聲與懲罰強暴的警告；或因身受外來侵略，異族壓迫與流離失所的苦痛，而喚起民族解放的意識與國際和

平的思想。這些富有社會主義精神的大先知——阿摩司，何西阿，以賽亞，彌迦，耶利米與以西結（公元前七五五年至四〇〇年）——在斥責那種『強凌弱』與『富欺貧』的特權階級的罪惡時，正如現代這班社會革命煽動者的口吻。我們祇要把舊約中的先知書打開一看，便可到處發見反抗社會不公道與同情被壓迫階級的言論（參看阿摩司書二章六至八節，四章一至二節，五章七至十五節，六章三至七節，八章四至八節，九章八至十五節；何西阿書二章十六至二十節，四章一至十節；以賽亞書一章二十三節，二章四節，三章十四至十五節，五章八節，十章一至四節，十一章三至五節，二十八章十七節，三十二章一至八節，又十六至十七節；彌迦書二章一至三節，又七至十節，三章一至四節，又九至十二節，六章八至十三節，七章二至四節，又七至十一節；耶利米書五章二十六至二十九節，二十二章三至五節，二十三章三至六節，三十三章八

至十一節，以西結書七章十九節，十一章十七至十九節，十四章十三節，十八章五至三十一節，四十七章十三至十四節，又二十二至二十三節）。

(二) 耶穌的社會教訓 耶穌曾被認為近世社會主義的鼻祖（參看史托達特 Stoddart 的新社會主義一二二頁）。美國的經濟學家伊黎博士 (R. T. Ely) 甚至說耶穌是一個「極端的共產主義者」，並且以為他的「愛鄰如己」的誠命就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參看黃譯近世社會主義論一八五頁）。無論如何，從四福音中看來，耶穌確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家，同時也是一位實行的社會革命家。他要宣傳天國主義（參看馬太福音四章十七節，又十三章三至五十二節），以打破帝國主義（參看馬太福音四章八至十節，又十六章二十六節）。他又要提倡人本主義（參看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至二十六節，又十二章十一至十二節；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至二十八節；路加福音十七章一至二節），以消

滅資本主義（參看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二十一節，又二十四節；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至二十一節）。他的社會使命就是要「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見路加福音四章十八節）。他的社會目標乃是要建設一個自由勞動，機會均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葡萄園」（參看馬太福音二十章一至十六節），也就是要創立一種無強權，無階級，民主化，共產化的新社會（參看馬可福音十章四十二至四十五節；馬太福音十章八至十節；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一節，又十八章二十二節）。總之，耶穌的社會教訓，對於有產階級或特權階級，乃是一種嚴重的警告（參看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至三十三節）；但對於無產階級或被壓迫階級，却是一種懇切的安慰（參看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至二十三節；馬太福音五章十至十一節，又十一章二十八節）。

(三)使徒的社會主張 在使徒中間，有因親聆耶穌的社會教訓而成爲高尚的社會理想家，也有因身受耶穌的精神感動而變爲偉大的社會運動家。我們從新約的使徒行傳與使徒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既已實行過原始宗教的共產生活（參看使徒行傳二章四十四至四十五節，又四章三十二至三十五節），又曾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社會原理。據我看來，保羅的社會主張是最實用的。他自己要勞心勞力，自助助人；所以也勸同道們努力勞工，扶助弱者（參看使徒行傳二章三十四至三十五節；羅馬書十五章一節；腓立比書二章四節；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十一至十二節）。他又教人有無相通，樂善好施（參看哥林多後書八章十三至十四節；提摩太前書六章十八節），却不可貪戀錢財或倚仗錢財（參看提摩太前書六章九至十節，又十七節）。他有二句名言是最爲後世的社會主義家所稱頌的：第一，就是『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見提摩太後書二章

六節)；第二，就是「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喫飯」(見帖撒羅尼迦後書三章十節)。還有雅各，他教人不可欺貧諂富，却要實行所信(參看雅各書二章一至七節，又十四至十七節)。彼得也勸人切實相愛，彼此服事(參看彼得前書四章八至十一節)。

第二節 社會主義者的宗教理論

世界上竭力反對宗教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固然很多；但完全贊成宗教或守中立的社會主義運動家却也不少。無論如何，他們對於宗教的理論究竟是什麼呢？換一句話講，他們對於宗教的態度——不論是反對的，中立的，或是贊成的——到底是根據什麼理由的？至於基督教不但是世界上最重要而最普遍的宗教，並且也是西方社會中最有組織而最有勢力的宗教；所以歐美的社會主

義者在討論宗教的時候幾乎都以基督教爲對象的。現在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把他們分成三派，以探討他們對於宗教的理論了。

(一) 反對派的理論 在社會主義者中間，反對宗教最激烈的要算無政府共產主義派與馬克思社會主義派了。他們反對的理由大概有兩點。第一，他們以爲宗教不過是原始人類遺傳下來的迷信，所以到了科學昌明，民智發達以後，它是自然會消滅的。第二，他們認定宗教是統治階級欺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所以在社會革命，階級鬥爭的時候，它是應當被打倒的。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列甯講：『宗教是一種精神壓迫的方式。』大不列顛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也曾正式宣言：『社會主義是宗教的自
然仇敵。祇有藉着社會主義，人們在社會中的相互關係和他們對於自然的關係纔得合理，有序，完全明瞭，而使迷信毫無隱避之處。所以進入了社會主義，

就退出了宗教』（見布朗主教 Bishop W. M. Brown 的共產主義與基督主義八至九頁）。其實，崇拜自然而依仗迷信的宗教當然是要淘汰消滅的；可是崇拜真理而依據倫理的宗教始終是有存在價值的。因此，當代有許多科學家還是篤信宗教的（參看本書局出版的當代科學家的宇宙觀與宗教問題小叢書）。若說宗教因會被統治階級利用而應被打倒；那麼科學何嘗不被現在法西斯國家的獨裁者利用，而成爲侵略弱小民族的武器呢？總之，迷信偏見的宗教是理當破除的；官僚化與商業化的宗教也是應該打倒的。但以耶穌主義爲中心與天國主義爲目標的宗教是可以促進社會革命的。所以宗教有時雖被用做欺騙勞苦民衆的麻醉劑，到底還是廓清社會罪惡的消毒劑。

（二）中立派的理論 有許多社會主義者或社會黨對於宗教問題是主張嚴守中立的。他們唯一的理由就是說，宗教是個人的私事，所以國家與政黨都不

該干涉它的。他們的目的當然是要維持信仰自由的原則，保全黨內團結的精神，並聯合參加革命的教徒。從前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哥達綱領（一八七五年）與歐福特綱領（一八九一年）中都載明「宣佈宗教為私人的事件」的條文。後來奧國的社會民主黨也採用了同樣的條文。美國的社會黨在一九〇八年的全國大會中曾議決，宣佈宗教是「一種私人的事件——一種關於個人良心的問題」。到了一九一二年威爾滿（Vernont）的社會黨又在公開的信中申明：「社會黨主張充分的宗教自由，但對一切宗教的信仰與信條完全抱中立的態度。」比國的社會黨也曾宣佈：「從哲學的觀點上講，對於一切的禮拜儀式是完全中立的。」所以德國著名的社會主義家李卜克內希（Wilhelm Liebknecht）曾經在歐福特會議中說：「依據我們的見解，在我們努力的自由社會裏教會不過是一種私人的團體，它為它自己的法律所管理，正如其他一切私人的團體一樣。……」

……你們知道社會民主主義如何被認為代表一種紅色的鬼怪，宗教的團體如何說我們是一種無神派的政黨，並且說社會民主黨的黨員要強迫奪去各人的宗教，又要用武力粉碎教會。爲了根本打破這些煽動的誹謗與虔敬的謊言起見，我們就在這裏說明，關於宗教的事情可由各人規定，並且宣佈宗教爲私人的事件。……社會民主主義是和宗教絕對沒有關係的。各人都有隨意思想與信仰的權利，並無一人有權煩擾或限制別人的思想與信仰』（見施巴戈 John Spargo 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與宗教一四一至一四三頁）。最近美國的共產黨總書記布勞德 (Earl Browder) 也說：『共產主義者主張，一個人的宗教信仰，在國家的與政府的政策關係上看來，乃是私人的事件。國家不應當強制宗教的信仰。我們共產主義者在原則上完全反對國家強迫干涉宗教的信仰』（見共產主義是什麼？一九一頁）。我們知道這種中立派的宗教理論也就是『國家與教會分離』。

『教育與宗教分離』的根據。但我以為現在站在反法西斯主義聯合戰線上的基督徒都應當同情於這種理論的。

(三)贊成派的理論 基督教社會主義派當然最竭力贊成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至於他們的擁護基督教並不是因為他們已經受了基督教的洗禮，所以就不敢脫離基督教的遺傳，也不願拋棄基督徒的名分。據我所知道的，他們確是相信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既不必根據迷信的傳說，又不是統治階級的走狗。他們却以為基督教原來是一種倫理的與社會的宗教；它富有服務平民的精神與改造社會的動力；它又是社會主義的泉源與社會運動的先鋒。因此，基督教決不是阻止社會主義運動的障礙物，却就是促進社會主義運動的媒介物。所以盧德洛曾經說：『社會主義若無基督教，就如同羽毛脫離了鳥身那樣的沒有生氣，所以容易被風吹散了』（參看培爾 M. Boer 的英國社會主義史下卷

一八六頁)。德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家托特 (R. Tode) 說：「誰要理解社會問題，並欲促其解決，必須右手握着國民經濟學，左手握着社會主義者的科學書籍，並且面前還須攤開新約」（參看余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一八三頁）。還有當代英國的社會哲學家麥墨累 (John Macmurray)，他很肯定地說：「基督教是共產主義的泉源。……共產主義應預有基督教，而它的否認基督教不過使它脫離了自己的條件」（見拙譯創造的社會一一二頁）。

第三節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分野

照上節說來，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既是同出一源，大可不分畛域。但是它們雙方往往各分門戶，互相攻擊，正如同不能相容的水火，不共戴天的仇敵。我們知道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都抱着創造新社會的共同目的；所以它們的分野——

其實並不是絕對不能相容的衝突，也不是真正勢不兩立的仇敵——一定是在於它們哲學上的基礎與方法上的理論了。因此，它們間的爭論也不外乎下列的兩端：

(一)「有神」與「無神」的爭論 基督教的哲學基礎就是有神論——有神論。它的社會學說都是以上帝為出發點的。它主張人類應當相親相愛，如同兄弟一樣，乃是因為它相信上帝是人類的父親。它看一切財產是屬於上帝的，所以應當由人類共同承受的——廢除私產制度。它又當一切有財產的人都是上帝的管家，所以應該把所有的分給窮人，共同享用——實行共產生活。講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却是無神論——唯物論。它的社會理論都是以經濟為大前提的。它主張無產階級應當互愛互助，好像同胞一樣，因為它確認無產階級同是站在被資本主義剝削的地位。它看一切土地是由勞工開發的，所以應當

爲勞工公有的。它又當一切生產品是用勞工得來的，所以應該由勞工共享的。這樣說來，基督教與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假設雖有『有神論』與『無神論』的分別，可是它們的結論還是相同。那麼，雙方在假設上的爭論又有什麼多大意義呢？但據我看來，馬克思社會主義派所主張的兄弟主義祇限於同等的階級——就是根據休戚相關的同情心，還不免發生階級間的仇恨心；所以基督教的論據確乎比它來得更徹底與更普遍了。還有馬克思社會主義派所提倡的共產主義，只以勞力爲標準——就是依據『各取所值』的原則，仍難免發生貧富不均的結果；所以基督教的說法似乎比它來得更通順與更圓滿了。因此，我以爲『有神論』與『無神論』的不同假設是無需爭論的，祇要雙方在推理上的應用都沒有錯誤就好了。

(二)『武力』與『非武力』的爭論 從社會革命的方法論上看來，當代

多數的社會主義運動家——尤其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派——當然是採行『武力』革命的，但也不反對『非武力』革命的；可是現在多數的基督教宣傳家——尤其是唯愛主義派與朋友會（貴格會）信徒——却是贊成『非武力』革命的，又是很反對『武力』革命的。馬克思社會主義派固然相信，非用武力，不能推翻統治階級，而奪取政權；但是他們並不要竭力提倡『武力』，也不認『武力』為唯一理想的方法。所以布勞德說：『共產主義者，不管他們的仇敵怎麼說，並不鼓吹武力或奉武力為理想。一種對付資本家的武力鬪爭決不是出於我們的選擇或愛好。……某種方式的武力是不可避免的。在武力與非武力之間沒有可能的選擇。僅有的選擇却在於階級鬪爭的雙方之間』（見共產主義是什麼？——六六與一六九頁）。在基督教方面，這些唯愛主義派——或是朋友會會友——大半是絕對和平主義者。他們既絕對不贊成用武力對付任何仇敵，也絕對反對

參加任何戰爭；因為他們相信這樣做，纔算遵守了耶穌基督的遺訓。但我覺得他們對於耶穌的教訓不是盲從死信，便是一知半解。他們因為不明瞭耶穌時代的背景，就認定他所說的『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裏衣也由他拿去（見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九節）；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見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節）就是基督徒所應取的態度。其實，這是耶穌勸當時毫無自衛能力的猶太人——站在亡國奴的地位——對於征服者——羅馬兵——所取的一種忍辱負重的態度或在路遇強盜時所施的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如今在非常時期中的中國人，當然更能體驗出這樣的情景了。況從耶穌一生的言行上看來，他何嘗是一個絕對和平主義者或絕對無抵抗主義者呢？我們知道他曾用武力廓清聖殿（參看約翰福音二章十三至十六節；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至十七節），又勸門徒『賣衣服買刀』（參看路加福音

二十二章三十六節)。他說：『我來，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見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節）。他又說：『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見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節）。這裏所講的『努力』，在英譯本的聖經裏，就是等於『武力』(Violence)。所以耶穌雖竭力反對武力主義，但也贊成用武力驅逐污辱聖殿的奸商。他雖要為上帝的公義而鬪爭，却不願為個人的榮耀而舉兵（參看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三節）。總之，我以為現代的基督徒對於任何帝國主義者互相火拚的戰爭或任何強暴國家侵略弱小民族的戰爭都應當反對的，但對於反法西斯的民主陣線或反侵略的和平陣線都應當贊成的。所以在侵略國裏的基督徒公民都該起來竭力反對本國的作戰，但在被侵略國裏的基督徒公民却當起來一致擁護本國的抗戰。這樣講來，基督徒對於社會主義家所謂『以戰爭消滅戰爭』和『以武力保障和平』的主張還有什麼爭論呢？

第三章 歷史上的觀察

第一節 社會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

從人類社會史上看來，社會主義與基督教的關係——無論由於同情或反感——素來是很密切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英國克卡樸說：「社會主義的學說都視爲與哲學上和宗教上變化無定的各種意見，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消說的。大概歷史上的社會主義都視爲與理想主義是相關連的。……有許多社會黨人以爲社會主義的制度就是耶穌教一種重要的結果，社會主義和耶穌教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社會主義的倫理學，和耶穌教的倫理學即或不是完全相同的，也是很相接近的」（參看李譯社會主義史一一至一二頁）。至於在社會

主義者與基督徒中間有時雖要互相仇視或竟致衝突；但有時也能保持互敬態度與友好關係。因此我們要考察他們的言行，以確定雙方互敬共信的正常關係。

(一) 社會主義者對基督教的景仰 從近代的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看來，社會主義家常要表示景仰基督教的態度與稱讚基督教的言論。我們知道，在一八四八年的四月裏，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在一個宴會席上曾經用『社會主義的始祖基督』，『上帝降臨世界』與『活的基督』作為飲酒時的祝詞（參看樊得味爾德 Vandervelde 的社會主義家文選一三〇至一三一頁）。

伊黎教授曾經說起，在一八五〇年的時候，若有人去參觀巴黎共產主義團或社會主義團的會議室，他常可發見那邊牆上掛着一幅耶穌基督的畫像，底下還寫着『拿撒勒人耶穌——民衆的第一個代表』等字樣（參看伊黎的法德社會主義一四六頁）。

在一九一〇年的夏天，英國有三百多社會黨人到法國和比國去遊歷的時候，曾經在他們所帶的旗幟上寫着說：『我們代表五十萬英國工人。一爲全體，全體爲一。我們宣佈上帝是天父，人類是兄弟。耶穌基督是社會改革家，他領導我們，並且激勵我們』（參看施巴戈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與宗教一三四頁）。

還有許多社會主義家，因反對基督教而去研究基督教，又因研究基督教而就信仰上帝，基督，或聖經中的教訓。據說法國社會主義的始祖聖西門本來是不相信宗教的，也不關心神學的。但他爲了反對遺傳的舊基督教，而去研究基督教的原形與真義。他自從着手寫述他的名著新基督教以後，才相信上帝。他說：『新基督教的組織將使現世和精神界的種種制度都適合於人類彼此相待應當和兄弟一樣這條原理』（參看李譯社會主義史二九至三〇頁）。

無政府共產主義的開創者蒲魯東雖不信宗教，反對教會；但他却選用耶穌所說的『我能破壞，也能建設』這句話做他的格言和標語（參看拉圖希 Pierre Latouche 的無政府主義的方法與目的一六頁）。

德國的第二國際領袖考茨基雖不信上帝與不朽論，但他曾在他的社會民主黨與天主教會裏說：『一個人做了良善的基督徒，仍可對於無產階級的鬥爭感到熱烈的同情。』他又說：『羣衆在剷除階級制度方面的努力是完全與四福音裏基督的教訓相合的。』

意國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帕皮尼曾經自供說：『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當兒，我把地球上各種民族的歷史都研究過了以後，就深信要解決世界上罪惡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在人類心靈上的轉變。但是這種轉變非用宗教的方法不為功，而世界上最完善與最適合的宗教就是基督所授的宗教。我從一九一九年

開始著作基督傳的時候起，更覺悟到四福音書的真實和耶穌基督的神聖。在一九二〇年，基督就引領我入了教會。』他又在基督傳的導言裏說：『本書的作者很覺驕傲地稱他自己爲萬王之王基督的百姓和兵丁』（參看英譯本基督傳二〇頁）。

俄國的共產黨人雖反對東正教會，宣傳無神主義；但在十月革命後所成立的勞農政府曾經在會議場中懸掛着『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的標語。這句話就是從聖保羅的書信中引來的。

中國初期的共產黨首領陳獨秀雖很反對基督教會，但對耶穌本人却極表景仰之心。他曾在公開發表的這篇基督教與中國人的文章裏說：『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問題，不但要有覺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

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我們不用請教神學，也不用依賴什麼教儀，也不用藉重什麼宗派；我們直接去敲耶穌自己的門，要求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與我合而為一。……除了耶穌底人格情感，我不知道別的基督教義。這種根本教義，科學家不會破壞，將來也不會破壞。……基督教是窮人底福音，耶穌是窮人的朋友』（參看獨秀文存四〇二至四三〇頁）。

當今第八路軍總司令（前中華蘇維埃政府紅軍總司令）朱德將軍已經改變了以前反教的態度。他曾參加天主教會的禮拜（參看勃脫蘭 J. Bertram 的華北前線第十章第二節），並且發表一篇宣言說：『……：第八路軍對於教士並無歧視，且歡迎之。因吾人之抗戰乃為維持世界和平而奮鬥。關於此點彼此目的相同』（參看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新聞報）。

(二) 基督徒對社會主義的信仰 從基督教運動史上看來，凡是開明前進的基督徒都是同情社會主義的，也要宣揚社會主義的。他們不但以為基督教是社會主義的根源，同時又相信社會主義是基督教的助力。他們確認基督徒更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的綱領，却也希望社會主義更迅速變成基督教的鬥士。如果我們把下面這些基督徒領袖的言論考察一下，就可概見他們對於社會主義信仰的一斑了。

• 盧德洛說：『在我們十九世紀時代的基督教，若被剝去了社會的影響，或是說，脫離了社會主義；那麼它也就覺得寒戰無助了』（參看白黎斯 W. D. P. Bliss 編的社會改良大辭典一九九頁）。

• 摩里士 (E. D. Maurice) 說：『基督教應該不畏人議地宣言，社會主義的經濟原則就是聖經的原則，人的社會就是由許多股肱集合而成的一個身體，並

不是互相攻訐的原子之總和，真正的工人須是工作同志，並不是競爭者，在交
易中應支配着正義的原則，不應支配着利己的原則」（參看余譯社會主義共產
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一八六頁）。

哈第（K. Hardie）說：『我們實在很容易說明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最
後的目標——不過是一種與耶穌登山寶訓裏的原理極相近似的社會經濟罷了』
（參看哈第的從農奴制度到社會主義三六頁）。

坎普柏爾（J. Campbell）在一九〇七年利物浦獨立工黨大會中宣言：『我
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我是基督教徒。我是由福音的論理中推究到這理論。基督
教在最初期中所希望的，就是現在社會黨所希望的，就是敢於試求實現上帝的
國』（參看余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一八七頁）。

英國有一百多個神父曾在一九〇八年發表宣言說：『我們的社會主義之誠

惡與完妥並不亞於人，因為它是滿孕着我們基督教的精神。社會主義學說的核心是一種經濟的事件，所以可以受一切人們的保障，無論基督教徒或且非教徒也好。但我們是基督教的僕人，所以相信經濟的學說完全與我們的信仰相一致，我們深信保衛這種學說是有道理的。我們根據我們宗教信條，甚且要求保衛它」（參看余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一八七至一八八頁）。

哥耳主教 (Bishop C. Gore) 說：「我們必須贊同對於現在工業制度的大攻擊。我們必須拒絕對於這種制度的默許。但更重要的，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所以我們必須贊同社會主義思想中積極的道德理想」（參看留伊斯 J. Lewis 編的基督教與社會革命一九一頁）。

施巴戈說：「社會主義的宣傳運動是從高貴的宗教熱情裏發射出來的，這種熱情又可使耶穌的教訓起昇華作用的。」他又說：「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還沒

有達到之前，宗教勢必被不良的經濟制度所壓迫。人類的同胞主義也就不能實行了。耶穌的黃金律也是要被黃金強制的。有人要力行基督教的倫理教訓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社會主義實在是宗教的解放者」（參看馬克思社會主義與宗教）。

雷文（C. E. Raven）說：「今日有許多人覺得基督教若不能了解共產主義的能力，並不能發見和分享它的祕訣；那麼將來的世界也許屬於新的宗教，而不屬於舊的了」（參看留伊斯編的基督教與社會革命二三頁）。

第二節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活動

『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這個名詞，照社會改良大辭典的編者白黎斯講來，含有廣狹兩種意義。『從較廣或較泛的意義上看來，它不過是應用基督教於社會問題而已。從較狹或較切的意義上看來，它是社會主

義，但是一種依據耶穌基督的名義，精神和原理的社會主義』（參看社會改良大辭典一九八頁）。這種名稱的正式被採用却是由英國摩里士在一八五〇年出版基督教社會主義小叢書時所選定的。他曾寫信給盧德洛說：『據我看來，只有「基督教社會主義小叢書」這個名稱能說明我們的目標，並且使我們立刻準備和這些不合社會的基督徒與不合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遲早發生衝突』（參看雷文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一五五頁）。至於最初有組織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是在一八四八年發動於英國的倫敦。後來在法，德，美等國也有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活動。現在我就把歐美各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約略分述一下吧！

（一）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 一八四八年，馬恩的共產黨宣言在英國公佈以後，只有二個月的光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宣言也在倫敦發表了。那年四月十日，倫敦的三位基督教社會主義家——摩里士牧師（一八〇五至一

八七二年），金斯黎牧師（Charles Kingsley，一八一九至一八七五年）與德洛律師（一八二一至一九一一年）——因受了憲章運動的民衆大會的激動，而共同會商如何宣佈他們的主張，以指導英國的工人運動。於是他們在四月十二日就把金斯黎起草的致英國工人書公佈了。這封公開信的末段說：『英國人！薩克森人！氣度偉大，頭腦冷靜，手腕堅強的英國工人啊！……誰敢不給你們自由呢？因為全能的上帝，與爲窮人而死的窮人耶穌基督要把自由帶給你們，雖然世界上一切的拜金主義者都要反對你們。一個更高貴的日子，就是一種自由，科學，工業的日子將要臨到英國！但沒有道德，就沒有真的自由；沒有宗教，就沒有真的科學；沒有敬畏上帝與憐愛同胞的心，就沒有真的工業。英國的工人們啊，你們必須聰明，然後你們必得自由，因為你們是配得自由的』（參看金斯黎的書信錄第一卷一五六頁）。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序

幕就此揭開了！

爲了擴大宣傳基督教社會主義起見，摩里士等又決定在一八四八年五月六日開始發行一種週刊，名爲『人民政治』(Politics for the People)，可惜出到第十七期就因經費支絀而停刊了。到了一八五零年一月，他們組織了一個『勞働者協會促進會』，以推廣合作運動；同時他們又出版『基督教社會主義小叢書』，以發表他們的主張。在那年十一月二日，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週報創刊號也問世了。這週報由盧德洛主編，到了一八五二年一月就改名合作雜誌(The Journal of Association)，由休士(Thomas Hughes)主編，但二個月後也停辦了。至於這班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一八五零年中所發起的生產合作社，有裁縫合作社一家，皮鞋合作社三家，建築合作社二家，印刷合作社二家是最著名的。次年尼爾(E. V. Neale)組織鋼鐵組合，就使基督教社會主義和職工組合發

生了關係。他又創辦『中央合作經理處』，以從事消費合作社的試驗。到了一八五三年三月九日，勞働者協會促進會就改爲『實業聯合會促進會』，不過它的會務到了下年十一月終也就停頓了。一八五四年一月，他們早想開辦的『勞働大學』就成立了。它的校長一職是由摩里士擔任，其中的教授都是當代有名的學者；可是它的壽命也不長。總之，英國初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四年）雖然失敗了，但它對基督教思想上，合作運動上與勞働教育上的貢獻是永遠不會磨滅的。

英國後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開始於一八八七年赫德蘭牧師（Rev. S. D. Headlam）所創立的『聖馬太公會』（The Guild of St. Matthew）。依據該會的信仰，無神的世俗主義與科學乃是由於基督的世俗工作，但已爲教徒所忽略。它的機關雜誌稱爲『教會改良家』（Church Reformer）。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組

織演講會與發刊小冊子。

『基督教社會聯合會』(The Christian Social Union) 最初在一八八九年成立於牛津，其宗旨是要研究並鼓吹基督教的社會原理。它的第一任會長就是衛斯德考特博士(B. F. Westcott)。它的機關雜誌就是以研究經濟為宗旨的經濟評論(The Economic Review)。倫敦的支部是在一八九零年組織的。它的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就是霍蘭牧師(Canon S. Holland)。它所發刊的雜誌稱為『共和國』(The Commonwealth)。該會共有支會六十處，會員五千餘人。

『教會社會主義者聯盟』(The Church Socialist League)是在一九零六年六月十三日創立的。它的目的是要聯合教會的力量，以實行它的社會使命。它的名譽幹事就是哈斯丁斯牧師(Rev. J. H. Hastings)。其中的會員都必須是確信的社會主義者。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協會』(Society of Christian Socialists)是在一八八零年代成立的。它的機關雜誌也稱爲『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是在一八八三年至一八九一年間按期出版的。它的工作後來由『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聯盟』(The Christian Socialist League)繼續推進。這個聯盟的主席就是克利佛德牧師(Rev. John Clifford)。它的活動後來也都變爲各種基督教社會服務運動了。

英國最近的基督教社會運動是起於一九二四年的『基督教政治經濟及公民會議』(C. O. P. E. C.)。這個會議的結果就產生了『基督教社會事工協進會』(The Christian Social Council)。它的宗旨是要應用基督教信仰於社會的，工業的與經濟的問題。它的工作大概是注重問題的研究與文字的宣傳。它對於專門提倡『基督教社會學』的『天國聯盟』(League of the Kingdom of God)是竭力贊助的。

(二)法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 法國最早的著名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家有福希(Claude Fauchet)與拉梅內(De Lamennais)。但有組織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起於孔德特曼(Comte de Mun)在普法戰爭(一八七一年)以後所創立的『天主教勞工服務團』。它的目的是要依據一八六四年教皇通諭中的社會原理，以團結教會中的工人階級。孔德特曼實在是一個政客，所以常常當選為衆議院議員。其他的天主教社會運動還有弗立沛爾主教(Bishop Frippel)在一八九零年所組織的『天主教政治經濟研究會』，桑聶耳(Marc Sangnier)在一八九九年所創設的『青年服務社』與教會中所產生的『平民行動會』。

講到法國耶穌教方面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最初有哥忒牧師(L. Gouth)在一八八七年所發起的『社會問題實際研究會』，其目的是要喚起基督徒的社會責任，以救濟社會的罪惡而推行社會的改良運動。該會曾在尼母，里昂，

巴黎等等地方舉行全體大會，以商議前進的政策。基德教授 (Prof. Gide)，法羅牧師 (Pastor Fallot) 等人可算是其中的活動分子。他們曾經組織職業介紹所，工人招待處，互助會等等，以增進工人福利的團體。他們的機關雜誌稱為『實用基督教評論』 (The Review of Practical Christianity)。

(三) 德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 在天主教方面，刻忒勒 (Wilhelm von Ketteler) 是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他在一八四八年就宣講社會問題的福音。他也贊成那時社會黨的綱領。他所著的『勞工問題與基督教』是在一八六四年出版的。到了一八六八年，『基督教社會勞動協會』也成立了。它的機關報稱為『基督教社會日報』。一八七零年，『天主教職工俱樂部』——本由科爾平神甫 (Father Kolping) 在一八四七年創立的——正式加入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在一八七一年的大會中莫方牧師 (Canon Moufang) 提出了他們

所採行的綱領。『德國天主教慈善事業聯合會』與『天主教婦女聯合會』都是這種運動中有力的組織。後者所發刊的機關雜誌定名為『基督教婦女』。其他還有十多種天主教的神學雜誌也主張把基督教的原理應用於社會改良問題上。

在耶穌教方面，主要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是由托特牧師開始，而由司托刻（Stocker）完成的。它起初是與國家社會主義有聯絡的。它的基本綱領是要說明國家的責任與教會的義務。司托刻所組織的兩個團體——『社會改良中央聯合會』與『基督教社會勞動黨』——表明他對於上流階級與工人階級要同時宣傳他的政治主張，而實行他的改良政策。但他所領導的社會運動，大受當時報章的攻擊，以至於失敗；其原因是由於他的思想太傾向貴族一方面了。

（四）美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 美國正式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是起於一八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在波斯頓成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協會』。它的會長

是浸禮會的季斐德牧師 (Rev. O. P. Gifford)。它的機關雜誌——『曙光』月刊——是由白黎斯牧師主編的。據『曙光』所載，在一八九三年美國有七百多教士都在從事於基督教社會改良運動。但一八八七年在紐約組織的『基督教會勞工利益促進會』(C. A. I. L.) 却比較有更永久的成功。恆丁頓主教 (H. D. Huntington) 是它的會長，另有六十多位主教做它的名譽副會長。它刊行的機關雜誌稱為『鈍與筆』。它對於組織勞工，調查工潮，改良工人待遇，及調解勞資糾紛方面盡了不少的貢獻。

美國的『基督教社會聯合會』是在一八九一年四月三日成立的，其目的與工作完全與英國的相同。它的第一任會長就是恆丁頓主教，第一任書記是伊黎教授。白黎斯牧師是它的旅行幹事。它很受教士們的贊許，並發刊了許多小冊子。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團契』(The Christian Socialist Fellowship)是在一九〇六年六月十八日成立於路易斯維。它的宗旨是要：(1)對教會，宗派，和其他宗教團體宣傳耶穌的社會教訓；(2)證明社會主義為基督徒生活中必要的表示；(3)建立工業的民主主義，以終止階級鬥爭；(4)促進正義與兄弟主義的實現。』凡贊成這些宗旨的都可做它的會員。它所發行的機關雜誌也叫做『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它的書記就是華德先生(E. J. Ward)

美國的『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聯盟』是在一九一一年組織的。它的執委會主席是瓊斯博士(Rev. Paul Jones)，全國總幹事是拜隆刻提斯牧師(Rev. A. L. Byron-Curtiss)。它所發刊的機關雜誌稱為『社會準備』季刊。它的盟員曾經宣佈說：『我們不是修補舊衣服的改良主義者，却是革命主義者。』它的言論和活動已使美國聖公會受着極好的影響。

現在有名的『社會主義基督徒團契』(The Fellowship of Socialist Christians)大約是在一九三一年組織的。它的發起人大概都是當代美國前進的基督教社會思想家——如同尼勃(Reinhold Niebuhr)，樊都生(Henry P. Van Dusen)，本涅特(John Bennett)等等。它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創刊的『急進的宗教』(Radical Religion)乃是一種專門討論基督教與社會改造的季刊。依據它最近發表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它說：『社會主義基督徒團契承認基督教信仰爲人生唯一適當的解釋與規律。在這種信仰的範圍以內，它的團員可以得到社會主義的政治上與經濟上的信念。……本團契相信天然資源與基本生產工具的公有與共管乃是我們工藝時代中一種取得公道的主要條件。……本團契相信社會變革的過程也許包含衝突與破壞。它不相信單憑善意是可以防止武力衝突的一種保證。』它的工作綱領就是：『(1)出版『急進的宗教』季刊，

以討論關於基督教與政治經濟的急進主義的問題，並傳播關於急進的宗教方面所有顯著的活動消息。(2)籌開全國與地方會議，以商討公共的問題。(3)資助這種有關社會鬪爭的宗教工作，例如設立勞働教會，訓練急進主義的宗教工作人員」(參看一九三七年冬季出版的急進的宗教三〇至三一頁)。

總之，除了英、法、德、美四國以外，關於別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與基督教國際職工組合運動，因本書篇幅有限，只好從略了(如要研究，請參看白黎斯的社會改良大辭典二〇二至二〇三頁；中華書局出版的勞文著國際勞動運動史二十三章；國際學術書社出版的林癸未著國際勞働運動史十八章至二十七章)。

第三節 基督教共產主義的實驗

自基督教發軔直到如今，在耶穌信徒中間對於自由的共產生活不知已經作了多少次的實驗。他們大概都要依據耶穌的教訓和精神，以組織宗教的共產團或共產村，而實驗自由，平等，博愛的共產生活。我們知道第一世紀的使徒教會，第四世紀的修道院，第十三世紀的『自由精神兄弟團』(The 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第十五世紀的摩拉維亞教會(聯合兄弟會)，第十六世紀的『再洗禮派』(Anabaptists)都是實行共產生活的。但我要在這裏略略敘述的，只是十八世紀以來在新大陸上幾個典型的基督教共產村的實驗而已。

(一) 震動派(Shakers)共產村 『震動派』這個渾號是根據聖經而來的(參看以西結書三十八章二十節；約珥書三章十六節；哈該書二章六節；希伯來書

十二章二十六節)。他們的正式名稱乃是「基督復臨派信徒聯合會」。一七七四年，他們的領袖安李(Ann Lee)從英國逃亡到紐約。她在一七七六年纔和她的信徒到紐約省阿爾巴尼(Albany)西北的窩特夫利特(WaterVliet)原野建立了第一個居留地。在安李逝世(一七八四年)以後，她的繼承者密卡姆(Joseph Meacham)與來特(Lucy Wright)從一七八七年起，開始組織共產村，到了一七九三年，他們的組織工作纔算完成。各地共產村裏的人數在最多的時期(一八三八至一八四五年)一共有四千餘信徒。自從一八五一年以後，信徒漸漸減少了。但在一九零九年的時候，他們一共還有十五個聯合會或居留地，分佈於紐約，馬薩諸塞，新罕布什爾，俄亥俄，墾塔啓，康涅狄格與緬因七省。每一居留地是由二三家合成的。每一家就是共產村的單位，各自有土地，房屋與事業。其中最大的共產村是在紐約省黎巴嫩山(Mt. Lebanon)中，共有村民一

百五十人。他們中間的男信徒都稱爲「兄弟」，女信徒都叫做「姊妹」。他們分工合作，同居共食。他們在進食的時候，靜默無聲；做禮拜的時候，注重音樂詩歌。

(一) 福音對觀派 (Harmonists) 共產村 這派的首創者拉普 (George Rapp) 因不能安居於德國符騰堡 (Wurtemberg)，就在一八零三年領了他一小隊的信徒遷移到美國的賓夕法尼亞省。到了一八零五年，他們就在蒲脫勒縣 (Butler County) 的哈摩尼 (Harmony) 地方成立了一個共產村。他們相信獨身主義是最討神歡喜的；基督要教人凡物公用；他快要復臨；世界就要革新；人類終必得救。過了十年，他們因缺少水路交通，就遷到印第安納的新哈摩尼。直至一八二四年，他們又把這居留地賣給奧文 (Robert Owen)，而遷到賓夕法尼亞省匹茲堡附近的伊科諾密 (Economy)。他們所經營的實業，非常發達；但因爲

獨身的緣故，村民漸漸減少。還有許多信徒也因為受了外界的引誘而拋棄舊時理想的生活。所以到了一九零三年四月，他們便把全部產業賣給比茲堡的一個實業團了。

(二)瑣珥 (Soar) 共產村 在一八一七年成立於賓夕法尼亞省瑣珥地方的共產村也稱爲『分離派 (Separatists) 共產村』，因為它是由德國符騰堡逃來的分離派教徒建設的。他們反對戰爭與宗教的儀式，所以很受菲律賓亞市朋友會的歡迎。他們准許信徒結婚，維持家庭的生活，並且對於宗教的觀點似乎比其他德國的共產派教徒都要廣大些。他們的領袖波美勒 (Joseph Baumeler) 在一八五三年去世的。依據伊黎教授在一八八六年所寫的美國勞働運動史，他們那時擁有幾千畝土地，經營好幾種工廠，全部產業約值一百五十萬美金，信徒人數共計三百九十名。後來村民逐漸減少，直至一八九八年，他們的組織終

於解散了。

(四)阿馬那 (Amana) 共產村 『阿馬那』村民所代表的這種宗派本來是由格盧勃 (Erasmus Gruber) 在一七一四年創立於符騰堡。一八四三年它的領袖麥次 (Christian Metz) 纔帶了他的信徒從德國遷移到美國紐約省挨利克縣 (Eric County) 的挨培尼塞 (Ebenezer)。到了一八五五年，他們再遷移到衣阿華省荷姆斯泰德 (Homestead) 車站近傍的原野。他們的集團分成八個共產村，每村各有醫生，學校，郵局，商店，工廠，旅舍與集會的場所。阿馬那就是它們的中心。在行政方面，全團的事務是一個團長與每年公推的十三位董事管理的。他們對於宗教是非常熱心的。各村每晚都要舉行祈禱會。他們自稱為真正靈感的集團，並且相信『三位一體』，『因信稱義』，『死人復活』等等教義。他們保持家庭的生活，却也實行極端的共產生活。他們中間通用的言語還

是德國話。依據一九零八年的記載，他們全體的村民約有一千八百人，擁有土地二萬五千畝，總資本也已超過一百萬美金。『在美國現存的共產村中，最優美最寬宏的，可以說是阿馬那』（見華通書局出版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三二頁）。

（五）俄奈達（Oneida）共產村 這個共產村因在一八四八年成立於紐約省馬狄孫縣（Madison County）的俄奈達而得名。它的創設者諾伊斯（John H. Noyes）是在一八一一年生於威爾滿省的布拉特爾巴羅（Brattleboro）。他曾畢業於達特馬斯大學（Dartmouth College）。後來他又在神學畢業並在新黑文（New Haven）的公理會當過牧師。但因宗教思想的衝突，他就在一八三四年脫離了教會的關係。他相信今世也可以得救，並能實行完全無罪的生活。他所建立的共產村就是根據這種原則的。講到俄奈達村裏的共產生活，他們很看重勞働，共同工作，與分享利益。他們又注意教育，常送青年進入大學，以造就專門的

人材。他們禁止飲酒，吸煙，與瀆神的言行。他們提倡『互相批判』(Mutual Criticism)的制度。所以他們起初雖實行『複雜婚姻制』(Complex Marriage)，但經過外界嚴厲的批評以後，諾伊斯就在一八七九年提議廢除『複雜婚姻制』，而從此恢復了普通的一夫一妻制。至於經濟方面，他們在最初試驗的九年中，未見十分成功，後來他們除了農業園藝以外，又建設機械工業，因此財產逐漸增多了。他們辦事非常認真統一，很受鄰近人士所稱頌。但自一八八一年一月起，俄奈達共產村就改組爲俄奈達合股有限公司。不過這種合作社式的公司還保持着以前共同社會的色彩——例如公有土地，公共圖書室，公共會食堂，公共洗衣作，公共演講廳等等。論到俄奈達公司的資本，在移轉的時代只有六十萬美金；可是經過二十八年以後，它的資本就增加了一倍，並且也可支付常年六厘的利息。這便證明了新公司營業的發達與持久的可能。

總之，這些基督教共產村的起因大概是由於被壓迫的信徒尋找自由樂土的表現。但從他們的實驗上看來，却是失敗的多，而成功的少！

第四章 結論——必然的趨勢

第一節 同化作用

從理論上說來，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既是同出一源，又抱同一目的。但從實際上看來，它們往往各執偏見，背道而馳！無論如何，它們總有連帶關係，發生相互影響。因此，在它們中間必然要起『同化作用』——就是『基督教的社會化與社會主義的基督教化』。

我們知道這種『同化作用』乃是雙方從痛苦經驗中學得的寶貴教訓。在基督教方面，有許多積極前進的基督徒學者已經覺悟到『獨善其身』而『不問政治』的辦法始終是沒有成效的；脫離現實社會而另找世外桃源的試驗遲早是歸

於失敗的；因為只講靈魂得救，不顧經濟條件，是不能推翻黑暗勢力的；單憑祈禱能力，不靠政治策略，也不能改造社會制度的。所以施巴戈說：『有組織的宗教若要反抗黑暗的勢力，它必須徵募社會主義運動的助力。……有組織的宗教對於社會主義必須有更好的瞭解，保持一種友好同情的態度，尊敬它的理想主義，勇敢氣概與犧牲精神，並努力和它合作，以建立經濟的正義與友愛的社團』（見馬克思社會主義與宗教一七八與一七九頁）。同時，還有許多基督教神學家也在宣傳『社會福音』，並提倡『社會的基督教』運動。

至於社會主義方面，那些心平氣和的共產黨領袖也覺悟到宗教是不能從人心中除滅的，教士是不該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他們也曉得只講目的，不擇手段——只要權威，不管道德——的強制政策是要失去羣衆同情的；只想鞏固自己勢力，不惜陷害異己分子的殘暴行為是要削弱革命力量的。因此，蘇聯共產黨

經過二十年反宗教的運動，終於在新憲法中承認了教士的選舉權；最近在全國大會中也通過了停止『清黨運動』的決議案。所以克卡樸說：『博愛，同胞，互助及和平是耶穌教義最顯著的特點，社會主義如果要想成功，要想有益於世界，它應當將耶穌教這些特點插入它的道德範圍之內』（見李譯社會主義史二五八頁）。施巴戈也說：『有組織的社會主義對於宗教必須有更好的瞭解，取更容忍的態度，表示尊敬的同情，並徵募宗教方面倫理的理想主義』（見馬克思社會主義與宗教一七九頁）。於是現在就有人出來鼓吹『宗教的社會主義』。

我相信基督教若不經過社會化，而採取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與經濟政策；那麼『地上天國』是永遠不能實現的。反之，社會主義若不經過基督化，而容納基督教的道德標準與精神修養；那麼『世界革命』也是永遠不能成功的。所以

『同化作用』就是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第一種必然的趨勢。

第二節 聯合陣線

照現在的世界大勢講來，法西斯主義的惡毒氣燄已到達頂點，民主主義的和平陣線已大受威脅。從目前的國際局面看來，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政策已欲罷不能，民主國家的聯合陣線非組成不可。所以民主主義既是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共同目標；那麼這兩種運動必然要加入聯合陣線，共同奮鬥，以阻止法西斯國家的瘋狂行動，而消滅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

然而大家都曉得以前民主國家所抱的利己主義，旁觀態度與妥協政策，已經斷送了阿比西尼亞與阿爾巴尼亞的國運，出賣了奧地利與捷克的國土，犧牲了西班牙的國體。我們又知道過去社會主義與基督教的敵對行動以及它們雙方

的內部紛爭——例如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的火併，中央派與反對派的衝突，天主教與耶穌教的仇視，基要派與現代派的爭論等等——已使它們在法西斯國家裏的運動都完全失敗了！

但是從失敗的經驗中它們已經覺悟到，不僅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勢不兩立的，而且基督教和法西斯主義也是不能調和的。因此，在法西斯國家裏的社會黨人與基督教徒若不投降屈服，就要被驅逐捕殺了。況且有些眼光短淺的社會主義者已遇着欺騙而投降了！還有些信仰動搖的基督徒也受了誘惑而屈服了！

如今它們不能再互相仇視，各自紛爭了！雙方都當快快拋棄過去一切的私仇，一致參加國際聯合的陣線，以對付它們目前強暴的公敵。所以布勞德說：「對當今最重要的問題，共產黨顯然比任何別的勞働團體更能和教會團體完成

聯合陣線。……我們所以能夠和他們聯合乃是因為我們已經能夠使許多教會領袖——尤其是他們的從者——確信雙方有聯合的必要，如果我們要保障我們的權利——宗教自由權也包括在內；至於這些權利已因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而遭受威脅。他們已經發見這班反宗教的共產主義者却爲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而鬥爭。他們也已經看到那些自以爲在宗教旗幟底下前進的法西斯主義者——例如在德國地方——却是要破壞一切自由——其中也包括宗教自由。所以有許多教會團體已經加入了廣大的反戰爭與反法西斯主義的聯合陣線，而且也歡喜看見這些反宗教的共產主義者竟能肩並肩地站在他們一邊奮鬥着。……只有「左派」的笨伯會提議說，我們共產主義者應當保持「純潔」，不要因爲和國內幾百萬教會人士來往而沾污了自己。只有反動分子會勸告教會的信徒，不要因爲和共產主義者站在同一戰線而蒙不潔。……有些共同的目標是共產黨員與宗教團體所

要努力達到的。我們知道這種情形已經在美國發生了，他們要聯合反抗法西斯主義與戰爭，也要阻止反動派在教育自由的領域內所施的壓制行動。這樣的聯合鬭爭將逐漸發展，並且有許多的宗教團體將成爲反侵略戰爭中可貴的同盟者」(見共產主義是什麼？一九二至一九六頁)。

這樣說來，「聯合陣線」豈不是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第二種必然的趨勢麼？

(完)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一 類

非 常 時 的 認 識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使讀者從歷史的詔示，國際的現勢，人民的自覺，宗教的信仰，實際的經驗等各方面，去對大時代作正確的認識，使這認識能幫助他們更勇敢地負起大時代所賦予的任務。

(每冊一角五分)

- | | | |
|-----|-------------|------|
| 種第一 |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 | 吳耀宗著 |
| 種第二 | 被壓迫者的福音 | 謝扶雅著 |
| 種第三 | 中國抗戰與國際現勢 | 胡愈之著 |
| 種第四 | 國外民衆怎樣幫助中國 | 鄭麥逸著 |
| 種第五 | 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 | 王一鳴著 |
| 種第六 | 民族解放的故事 | 胡仲持著 |
| 種第七 | 抗戰中的無名英雄 | 劉良模編 |
| 種第八 | 抗戰中的青年 | 錢國寶編 |
| 種第九 | 怎樣服務民衆 | 劉良模編 |
| 種第十 | 基督教會與經濟制度 | 應元道譯 |

類二第書叢時常非

動運教督基的時常非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討論基督教對大時代應有的貢獻。例如基督教對於救國運動，和平運動，戰時服務，聯合陣線等問題，以及基督教本身修養與訓練，加以探討與敘述，使讀者覺得基督教在大時代中是一種活潑有生命的力量。（每冊一角二分）

- | | | | | | | | | | |
|------------|---------------|-----------|---------|----------|----------|------------|----------|----------|----------|
| 種第十 | 種第九 | 種第八 | 種第七 | 種第六 | 種第五 | 種第四 | 種第三 | 種第二 | 種第一 |
| 基督徒學生的人生哲學 | 國外基督徒對中日戰爭的態度 | 經過烈火的洗禮以後 | 國難期中的靈修 | 基督徒與極權國家 | 基督徒與戰時服務 | 國難期中的基督教運動 | 基督徒與聯合陣線 | 基督教與和平運動 | 基督徒與救國運動 |
| 江文漢譯 | 吳耀宗著 | 邵鏡三編 | 陳文淵著 | 余日宣著 | 梁小初著 | 孫恩三著 | 未定 | 徐寶謙著 | 沈體蘭著 |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三 類

基 督 教 思 想 的 新 趨 勢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用批評的態度，來介紹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勢。這些新趨勢，大半表現於基督教對現行許多思想的態度方面。其中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合作運動，新心理學，新物理學等，均在討論範圍之內。（每冊一角二分）

- | | | | | | | | | | |
|----------|----------|----------|----------|------------|----------|--------------|----------|----------|----------|
| 種第十 | 種第九 | 種第八 | 種第七 | 種第六 | 種第五 | 種第四 | 種第三 | 種第二 | 種第一 |
| 基督教與新物理學 | 基督教與新心理學 | 巴德宗教思想評述 | 基督教的合一運動 |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 基督教與合作運動 | 基督教社會改造理論的批評 | 基督教與法西主義 |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 基督教與資本主義 |
| 涂羽卿著 | 陳文淵著 | 趙紫宸著 | 劉廷芳著 | 張仕章著 | 張仕章譯 | 徐寶謙著 | 應元道譯 | 張仕章譯 | 應元道譯 |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三 類 第 六 種

基 督 教 與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五 月 初 版

著 者 張 仕 章

刊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總 經 售 香 港 聖 書 公 會

香 港 皇 后 行 二 樓

每 冊 實 價 一 角 二 分
另 郵 加 費

Emergency Pamphlets, Series III
On New Trends of Christian Thought, No. 6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by

Hottinger S. C. Chang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Sole Agent

THE BIBLE, BOOK AND TRACT DEPOT

Queen's Building, Hongkong

12 cents a copy

Postage Extra

May, 1939

24

112320

112320